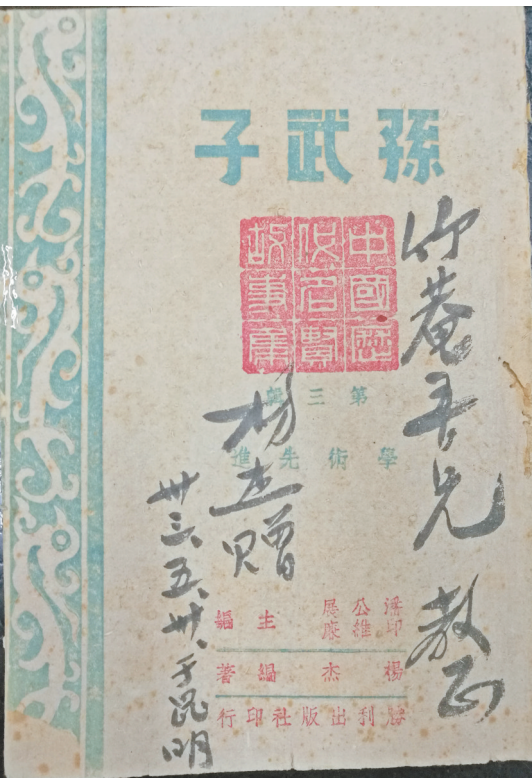


虎贲鹰扬舞巨椽

——杨杰将军的军事著作

陈秀峰



笔者有幸收藏了一本杨杰将军的著作《孙武子》，这是一本用通俗文字解读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的宝典。当笔者第一次看到此书，首先映入眼帘让人心动的是杨杰将军的亲笔赠书墨宝，那洒脱劲道的行草题字，令人产生挟风带雷的震撼感，杨杰将军鹰扬虎贲的个性跃然纸上。

书人事书

普洱文化交流的使者

——读黄桂枢《五大洲文化交流访问记》

1996年11月9日《云南经济日报》上有计用编写的题为《茶乡书斋里的“外交家”》一文，评介了我的文博界同行黄桂枢先生在文物考古、茶文化研究、诗词楹联创作以及书法方法方面所作的“民间外交”活动，文章最后说：“我深信，他退休后也会有显著的研究成果或创作成果问世，并将继续担任‘民间外交家’的角色。”后来果真如此，黄桂枢退休后，继续搞文物考证、茶文化研究和诗联书法写作，在国内外报刊杂志相继发表了更多的研究成果和创作成果，其出访活动，又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影响，所以称他为普洱市的“民间外交家”，我认为是恰如其分的。

黄桂枢退休前是思茅地区（今普洱市）文物管理所所长、研究员，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在我省文博界崭露头角，他先后考证研究的元代思茅鳌控江摩崖、明代元江军民府印、思茅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和景谷勐卧佛寺双塔、江城贺井塔、普洱茶文化与世界茶源等，曾在《民族研究》《考古》《文物》《云南亚研究》《农业考古》以及台北《紫云金砂》、日本《研究纪要》等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享有声誉。他担任大会秘书长筹备承办过“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研讨会”，获得成功。因他文物考古和茶文化研究成果显著，1993年10月荣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待遇，是我省文博界的一位佼佼者。在省博物馆图书馆和云南大学图书馆里，我知道还收藏有他主编出版的《思茅地区文化志》《思茅地区文物志》《中国普洱茶文化研究》等编著，收藏有他的个人著作《思茅文物考古历史研究》《普洱茶文化》《普洱茶文化大观》《普洱茶文化论》《普洱茶文化旅游概览》等专著，海内外影响广泛。他应邀出席过国际泰学、民族学、茶文化方面的国际学术会20多次，到过亚洲、欧洲、非洲、澳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会、考察、交流、参观、访问，他会作诗词楹联、挥毫泼墨写书法，被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侨胞、堂馆收藏80多件。他最近出版的《五大洲文化交流访问记》就是自1996年至2018年22年间，他作为普洱市“民间外交家”出访交流的海外见闻游记，30多万字以及170多首诗词，500余幅照片，琳琅满目，图文并茂，内容丰富，具有纪实性、史料性、知识性、文学性、阅读性、趣味性，令人回味。

黄桂枢是我国第一个提出“普洱茶文化”概念及其论述的人。“普洱茶文化”是文物考古的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1992年《农业考古》第2期发表了他的论文《论云南普洱茶史与茶文化考略》，填补了这一空白，影响海内外。经他建议被采纳，继而成功举办了1993年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首届中国普洱茶节，打开了振兴发展普洱茶的序幕，黄桂枢对外交往多起来，名气也随之增长。由于当地

杨杰将军一生当中题赠友人的墨宝传世不多，所以这本写在封面上的题字：“竹菴吾兄教正/杨杰赠/三三（1944年）、五、三十于昆明”就显得十分珍贵了。这本在抗战困难时期印刷的书籍，纸质薄而略黄，似练字的草稿，使印在书上的铅字笔划一多就难以辨认。

据考证，1943年底杨杰将军任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到美国和英国考察军事设施。翌年5月，杨杰在欧美考察结束回到重庆述职后，即回到大理老家探望母亲，5月下旬来到昆明。随身携带了一批刚出版的《孙武子》新书馈赠同人好友，“吾兄”杨竹菴也在其中了。杨竹菴本名杨立德，早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特别班，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副官处处长。

在《孙武子》插入的“作者小传”虽然为出版社所写，但编入书中必定经将军审核过目的。这份“小传”写道：“杨杰先生（原名鸿昌，1889—1949），字耿光，白族，云南大理人，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历任营、团、旅、师、军长、总指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宪兵学校校长，陆军大学校长、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第四

路要塞司令、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欧洲军事考察团团长、特命驻苏联大使等职。重要著作计有《国民军事必读》《战争概要》《大军统帅学》《国防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国防新论》《军事与国防》《龙门阵》等书。先生与海宁蒋百里先生，并为我国当代兵学权威及军事理论家，所著《国防新论》尤为先生平生治学之结晶。本书为先生于三十二年夏冒暑写成，于孙子学术功功，抉发极详，为国内以通俗文字阐扬兵学始祖——孙子学说之第一人，文笔酣美，叙述清畅，具见先生用力之深。现任欧美军事考察团团长。”

杨杰将军还在《孙武子》第九章中告诫国人：“忘记了历史的经验，是可怕的；忘记了把最新的经验化为知识，则更加可怕。孙子国防思想和战争理论中的一些简单的概念，到今天已经成为有系统的科学了。读孙子，千万不要开倒车，不要食古不化，返回春秋战国时代，我们的任务，是要效法孙子的精神，利用孙子的思想方法和成果，来帮助我们创造将来！”杨杰1944年回到云南这段时间，曾参与部署刚刚发起的中国远征军滇西大反攻，包括松山、龙陵及腾冲战役等。杨杰将军用传统军事学术宝典来“古为今用”，以欧美军事考察的成果来“洋为中用”；中西贯通，学战结合，其创立的一系列军事学术理论历经战火考验和教学实践，成为“能打胜战”、大国军事教育及国防建设的经典教材和制胜法宝，不愧为一代“军事泰斗”之美名。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杨杰和谭平

生、王昆伦、陈铭枢等国民党民主人士共同发起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团结争取国民党党内上层民主派分子及其有关人士反对内战、坚持进步，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做了大量工作。1948年元旦，杨杰与李济深、何香凝等人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民革），杨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军事小组成员，积极在西南开展民主活动，配合人民解放军分化、瓦解国民党武装力量。杨杰曾参加组织人民自卫军，发动了蒙自武装起义，并向卢汉宣传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对以后云南和平解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还不顾个人安危，向新闻界发表演说，公开支持人民解放战争，表示人民解放军必胜的信心，引起了南京政府的恐惧和仇恨。中国共产党对杨杰非常关心，电邀他参加新政协。杨杰欣然北上，途经香港，不幸被国民党特务于1949年9月19日暗杀身死，终年60岁。1950年后，在人民政府和民革中央的关怀下，杨杰将军的骨灰由香港运回云南，安葬于昆明西山烈士陵园（毗邻聂耳墓），李济深为墓碑题词：“杨杰烈士之墓”。1982年，中央人民政府民政部追认杨杰为革命烈士。

杨杰将军曾在1943年5月抗日战争的艰苦年月，在他的代表作《国防新论》的序言中指出：“要救中国，必须从武装全体国民的头脑做起；要复兴中华民族，必须集中一切的精神力量、物质力量，完成最新的也就是‘超时代’的国防建设。”在该书第八章中又再次强调：“血淋淋的历史告诉我们，复兴

中华民族的大道只有一条，赶快集中全国一点一滴的人力、物力，用最经济的、最有效的手段，建设三化基础（国家工业化、工业军事化、军事社会化），充实四度军备（军备的强度、军备的深度、军备的宽度、军备的厚度）。不愿意为完成国防建设而流汗的人民，免不了在战争中流更多的血，战争后流更多的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付出的沉重代价证明了杨杰将军这一远见卓识。

杨杰在军事理论研究方面颇有建树，被推崇为民国时期享誉世界的军事家和军事教育家。代表作《国防新论》被收入当时的《世界名人辞典》。“杨杰的国防思想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蔡锷的《军事计划》、蒋百里的《军事常识》和《国防论》，以及杨杰的《国防新论》，是民国时期国防思想发展历程中三座前后相继的丰碑，代表了一代杰出的军事家和爱国主义者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是对现代中国国防发展战略和国防建设道路的富有创新意义的探索。”（余子道《论蔡锷、蒋百里、杨杰的国防思想》）。

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遍布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爱国主义及国防教育基地，迎来了一批又一批接受教育的人民群众，在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中，无数身着迷彩服生龙活虎接受军事训练的大学学生们，更有那日新月异的新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成就等，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大道上砥砺前行，这一切足以告慰杨杰将军的在天之灵了。

民族文化探数

嵩明凤凰窝青铜器为史书补佚拾遗

郑千山

铜器精品陆续登上文化舞台，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澄江金莲山、楚雄万家坝、贡觉小板桥等古滇青铜器发掘地也逐渐为人所熟悉……这是中国5000年文化长河中吹来的一阵春风，它带着泥土的芬芳和自然的节奏，那些纺织、播种、狩猎、放牧、斗牛的场景，依然是今天云岭边陲活的生活，而祭祀、战争、纳贡的场面，让我们几乎立即可以捕捉到两千年前遥远的滇人部落信息……盛极一时的滇国500年历史，这几乎是5000年中华文明的十分之一的历史，你怎么能够突然消失，如同浩瀚宇宙中一闪而过的流星？

幸运的是，历史给予了古滇国难得的机遇，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于埋地下的古滇国苏醒了，那个曾经灿烂、繁荣、辉煌的古代边地古国以它独特的姿态震惊了世人，这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国家，青铜器、陶器、玉器以及铁器，一件件都铺叙着它们重见天日的欣喜，也必然激活了太史公司马迁记下的几百年“滇国”春秋笔法。从战国中期建立到东汉中期消失的古滇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在滇中及滇东北地区发现的40多个滇文化遗址、数千墓地、数万出土文物已大略勾勒出它的疆域轮廓（当然，这样的勾画还在继续完善、订正、研究）——其东至陆良、泸西一线，西至安宁、易门一带，北到昭通、会泽之地，南达元江、新平、个旧之境，南北长约四五百公里，东西宽约两百多公里。根据研究表明：今天的石寨山为王室墓地，李家山为贵族墓地，金莲山为平民墓地……

两年前，我应邀去考察嵩明凤凰窝古滇国青铜文化，在琐务執筆的间隙我赶到嵩明凤凰窝。这个以医学家、音韵学家、文学家兰茂故里闻名天下的县城，所谓凤凰窝古滇国青铜文化几乎无人知晓，嵩明县在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云南设置益州郡时，其地属牧靡县，之前乃是“与滇同姓相扶”的牧靡之地，这“与滇同姓相扶”当为滇池之畔的王族领地吧？西汉牧靡县治下之日，嵩明的志书上关于斯，也几乎空白一片。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凤凰窝因种植改造陆续出现了一些青铜器、陶器等，直至1986年，考古人员第一次组织了联合考古队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考古发掘，嵩明两千年前的面貌，才偶露峥嵘。如今位于嵩明县城所在地嵩阳镇北黄龙山南麓的凤凰窝已多年无人探访，面貌也已因现代生活而大为改变，如果不是当年考古发掘的纪念标志，谁会想得到这里是通向嵩明上古的大门呢？

大门在此，打开它吧！口令不是“芝麻”而是“凤凰”——20年前考古队挖掘、整理了凤凰窝青铜时代墓葬161座，出土随葬品357件，包括青铜器、铜铁合制器、铁器、陶器、玉器，青铜器主要为矛、戈、剑、臂甲、斧、凿、铤、削、镰、刀饰、钺、簪、铃等兵器，生

产和生活用具，同时代的其他物件也有出土。研究表明：凤凰窝青铜时代墓葬是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的墓葬，其青铜文物中亦有通体弦纹、辨索纹、锯齿纹、连续旋纹、几何纹组成的复合纹饰铜器，有猴（人）面浅浮雕及立体浮雕饰小铜鼓，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但相较于艺术价值而言，凤凰窝青铜文化的存在，最重要的还是其历史价值。同气相求，小型的嵩明凤凰窝青铜文化与晋宁石寨山、安宁太极山、呈贡龙街石牌坊与太子庙、昆明上马村和大团山等地的青铜文化，属于同一类型的遗存，学术界把它们统统称之为“石寨山类型”（有汪宁生、王大道、蒋志龙先生专文论述）——滇池之畔、滇王宗室、铜向铁转……石寨山的青铜时代浸向了牛栏江上游，这一切无疑补充了石寨山青铜文化的一些空白。

没有大铜鼓、贮贝器、编钟、随侍铜俑等等，有的只是各式兵器和生活用具，葬式简单朴素——这至少说明，凤凰窝的王族血脉已经衰微，而所谓平民墓地的金莲山为何葬俗又是那么丰富而奇特，如此何解呢？我以为，建立在尧舜禹时期、完善于西周早期的中国古代宗法制社会的天子——诸侯——大夫——士族的四级社会，起码在滇国社会的谱系中是一个乱码，如果说王室——贵族——平民分别代表滇国的三个社会阶层或社会阶梯的话，至少在中华文明中毅然千载的士族及其精神，在这里是缺失的，毛泽东词云：“盗跖王莽流誉后，……歌未竟，东方白”（《贺新郎·读史》），这也许正是500年辉煌文化曾经巨大存在而又倏然消失的真正原因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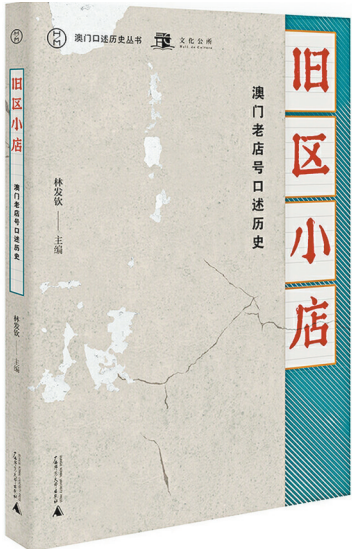
滇系青铜器是世界古代青铜文明史上独具风格的一域，它是无声的诗，更是一部高度凝练的传解的《山海经》。“铜铁炉中翻火焰，为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年寒热。”滇国青铜器的每一次出土，都带来了令世人震撼无比的古代边地部落生产生活的“情景再现”——两千多年前，美丽而富庶的滇池以及抚仙湖岸边，遥远而又美丽的滇人的歌声，回荡于高原湖群峰之间野性、悠扬或激烈的歌声，一次又一次让今人陶醉又好奇，它神秘且悠远，又零落于厚重、伟岸的华夏中原古代文化的主旋律之外，但它依然是汇入中华五千年文明总曲不能遗忘的重要篇章，它等待我们去一篇篇打开它，聆听它，感受它……

古滇国历史青铜器的碎片成为一个个注脚，它们组成和诠释着庞大固埃的两千年前延续着500年梦想的滇国之梦，那段曾经光彩夺目、深邃幽远的文明，它的篇幅以太史公司马迁数百字为纲，纲举目张，那是一部无比厚重的大书，它腾向高远的天空，伸向广足下的土地，它是云岭大地“无声的风雅颂”！——嵩明凤凰窝的青铜器文化，当然也是它鲜明的注脚之一。

新书推荐

镜头对准普通街区

——读《旧区小店》 彭忠富



由于网络电商的冲击，如今大小城市的商贸业都不大景气。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一些店面仍然过得非常滋润。譬如成都总府路的龙抄手总店，在这里你能够品尝到以龙抄手为代表的成都小吃套餐，让你领略成都这座美食城市的魅力。其实城镇不论大小，都能够找到一些时间或长或短的老字号。这些店铺由于具有品牌效应，生活在这里的一代代老街坊都认可它，久而久之，这些老字号甚至会成为几代人的城市记忆。

澳门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旅游城市，有着很多譬如成都龙抄手这样的老字号，它们的发展盛衰，就是数百年来澳门发展的见证。20世纪中期，十月初五街是澳门经济命脉所在，市民、商人在这里往来频繁，不分昼夜，川流不息，街道繁荣达至顶峰，同时也是品芳饼家最光耀灿烂的时期。品芳饼家迄今有着80多年历史，店主陈帝棉说自己高中毕业后便到店帮帮忙，如今对造饼的兴趣有增无减，就是凭着他对造饼的这份热忱，多年来，品芳饼家一直在十月初五街上屹立不倒，在澳门制饼行业占有一席之地。

历史学博士林发钦主要研究方向为澳门历史文化、文化遗产、口述历史等。他最近主编的《旧区小店》收录了位于澳门旧区“十月初五街”“烂鬼楼区”“营地大街”的19家老店的访谈稿，有饼铺、零食店、饭店、花店、神香店、文具店、制衣店、糖水摊、修鞋摊等，全本图文并茂并展现了澳门旧区居民的生活场景，展现了这些老店的新旧面貌，反映了澳门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和变迁，我们可能不小看了这些老字号店铺，它们往往是子传父业，其老板往往就是澳门街区历史的活化石。书末所附店铺和叙述者名单、访谈日期和地点等“口述历史资料”，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每篇访谈文章，作者都采用了生动的标题，通过标题我们就可以了解采访者对这些店铺的评价，譬如品芳饼家是《品物流芳》，裕成洋服是《当贝雷帽遇见燕尾服》，祥安纸业文具贸易有限公司是《平凡中的优雅》等，足见作者的匠心独运。从《品物流芳》一文中我们读到，其经营者陈帝棉为，街道的畅旺，与店铺生意的兴盛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店铺能出产优质的产品，人家自然会特意前来。其实做任何事情，都要下苦功，要有责任感，才能使得客人再三光顾，留住脚步。陈帝棉接手经营品芳饼家起，便不断装潢，不断改善店内环境，最重要的是其糕点的品质。通过陈老板的娓娓讲述，我们可以感受到品芳饼家长盛不衰的秘密，那就是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以及把工作当成事业来经营的执着态度。

历史不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专利，历史也是无数个普通人一起创造的。如果我们将关注的镜头对准那些凡夫俗子，也许你能发现另外一番五味杂陈的天地。

《文化的江山》出版



刘刚、李冬君所著《文化的江山》，近日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发行（2019年10月第一版）。

这部3辑共12册的系列大文化随笔，用哲学的思辨和诗化的语言将数千年中国史一气呵出。作者认为：历史上，有两个中国——一个是王朝中国，是治乱兴衰、改朝换代的国家；还有一个是文化中国，是超越王朝更替，一直在发展、从未衰落过的中国。世界文明古国多已衰亡，唯有中国仍在，其根源就在于中国的本体是文化中国，表象才是历朝历代的王朝中国。王朝衰落了，文化还在发展，王朝气息了，中国依然挺立。

该书的可读性强，有观点、有材料、有思考、有看点。 郑千山